

乡愁·石柱

故乡那条桃花堰

◎秦拓夫

我曾用一个寒假,把自己关在老屋里,就着一盏煤油灯,为一条堰渠写下十五万字的文字,那时我十七岁。这条堰渠叫桃花大堰,位于石柱县沿溪镇清明村桃花组,此堰贯通沿溪镇王场镇、黎场乡、西沱镇等乡镇,蜿蜒在渝东南的群山里,也盘桓在我生命的起点与归途中。

我的少年时代,是踩着渠岸的泥土走过来的。渠水终日流淌,将方斗山下的桃花溪水送来,清澈得能看见渠底的游鱼、爬行的螃蟹。每日上学,我沿着渠岸而行,那堰渠水以恒定的节奏浸润干渴的田野,也浸润一个少年对远方的幻想。我常俯身掬水洗脸,那股清凉,仿佛能洗掉山雾与懵懂。

直到高二那年,我才从老人零碎的讲述与县志里,拼凑出桃花大堰的前生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喀斯特地貌留不住水,方斗山横亘如天堑,土地龟裂,禾苗成灰。一个震撼川东南的决定就此诞生——劈山引水,把几十里外的桃花溪水牵过来。没有机械,成千上万的青壮年用钢钎、铁锤和血肉之躯,在悬崖上开凿天河。

父辈们腰系麻绳悬在半空,一锤一锤砸出炮眼;在油灯昏暗的隧洞里,喊着号子向前掘进。啃的是苞谷粑,饮的是山泉水,钢钎砸断一根又一根,手掌的血泡变成老茧,而渠道,却在一寸寸向前。三年后通水那日,当桃花溪水奔涌进干裂的沟渠,渠岸上挤满了人,老人抹泪,孩子欢呼,年轻人把帽子抛向天空。从此,良田得以灌溉,年年丰收,家家饮上清泉。这条堰渠被乡亲们称作我们的“红旗渠”。

知晓这一切后,我再踏上渠岸,每一步都像踩着历史的回音。那水声,仿佛混杂着当年的号子和呐喊。一股强烈的冲动驱使我,在语文课上写下近六千字的作文《桃花大堰》,把我对先辈的敬仰和那条渠的深情全倾进去。作文本发下来,老师用红笔批了一行字:“这是一篇较好的小说,故事情节紧凑,人物形象鲜活。”那一行字,像火柴,猝然点燃了我心底潜藏的文学火种。

高二寒假,我把自己关在老屋的木楼里,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,以修建桃花大堰的历史为蓝本,写成一部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山区春晓》,署名时偶然兴起取了个笔名“鸿鹄”。我用方格稿纸工整誊抄,包扎严密,步行十几里山路,将它投进乡邮政所那个绿色邮筒,寄往我心目中的文学殿堂。

三个月后,县文教局来人,说要找一个叫“鸿鹄”的学生。老师带我去,桌上正是我寄出的手稿。领导转达出版社的话:作品尚未达到出版要求,但作者是一棵很好的文学苗子,可加强培养。稿子退了回来,可“文学苗子”四个字,瞬间将我推至校园的风口。赞美与簇拥中,少年的心膨胀起来。

1984年,我根据桃花大堰传说创作的民间故事《方斗山下桃花洞》,在地区的一家文艺杂志上发表。收到样刊,看见自己名字变为铅字,激动得浑身颤抖。不久,十五元稿费寄来——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笔稿费。我用它给父亲买了瓶酒,余下的全买了稿纸和书。那不仅是一笔钱,更是一个响亮的讯号:这条路,或许真的能走下去。

自此,散文、短篇小说陆续见诸报刊。我的作品引起县里关注,得以参加乡镇干部招考,成为乡里的宣传干事,后又进入国企从事文字工作,几年后成为总经理助理。旁人看来,一条安稳体面的路在我面前已然铺开。可三十出头的我,内心那只“鸿鹄”又扑腾起来。当一家经济大报招聘记者,我几乎没有犹豫,放弃国企职位,考了进去,成为一名职业记者,这一干,就是三十多年。

记者生涯让我走出大山,足迹遍布南北,可笔端最深情的题材,依然绕不开故乡那条桃花大堰。我写报告文学《弯弯的桃花堰》,写散文《堰魂》,写报道《桃花大堰岁修忙》,三十多年来,我在国内上百家报刊网站发表作品两千余件,逾五百万字,出版多部作品集。其中,不少作品与桃花大堰有关。

如今,我年过花甲,回望来路,从渠边奔跑的孩童到以笔为生的写作者,我的轨迹始终被那条蜿蜒的桃花大堰牵引。大堰从历史的峥嵘中流来,承载着“红旗渠”般的重量与光辉,又流向未来,将故事传递给下一代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乡愁·万州

恒合山里的稻田

◎李晓

一大早,友人周载明给我发来微信:稻子们正在灌浆,你来山里看看吧。

此时海拔1200多米的万州恒合土家族乡鸿凤村的大山里,周载明走在稻田里,他沿着稻田四周已来来回回巡视了好几遍,山里的300多亩稻田,顺着周载明的心田铺开。稻田,而今是这个中年男人最踏实的领地。

4年前,在城里经商的周载明,有天去山里走亲戚,看到田园荒芜,他心痛不已。这里曾经是鱼米之乡,但山里的老乡们一浪一浪涌进了城,往日的稻田不再涌动金色稻浪了。

于是周载明下了决心,把老乡们撂荒的田园流转经营,主种水稻。

周载明在山里种田,我也在城里种田。我与他在城乡之间遥相呼应。周载明种的是吃饱肚子的稻米,我种的是文字稻田,喂养心灵。并在心灵的稻田里,排列文字方阵,把那些母语里的文字,挑出一个个最结实的、流淌着袅袅地气的文字播种在文字稻田里。

在这城里热浪袭人的夏日,我听从周载明的召唤,又去看他在山里的那一片稻田。

驱车在山道上,黑压压的森林如凝固的浓墨。风吹来,满是草木的清甜。

周载明的稻田,在幽深山谷之中,远远地就看见了他从田那边朝我走过来,对我挥手。他光着脚,卷着裤腿,腿肚子上沾的泥已干成了灰白色印子。

相见时,周载明对我笑了,对我的到来,他是欢喜的。

我站在这亲切的稻田边,望着身有初孕的尖尖稻叶。它们中间,已经抽出了稻穗。

“正抽穗灌浆呐,你来看看。”周载明轻声唤我。

我和周载明蹲在稻田边,见那稻叶上歇着一只红蜻蜓,翅膀一开一合间,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周载明说,今年蜻蜓特别多,因为没用啥农药,稻田里虫子就多了起来,虫子一多,蜻蜓就来了,还有,青蛙也多了起来,晚上稻田里的蛙鸣,成了村子里的独奏音乐晚会。

周载明从稻丛里托出一枝穗子给我看,穗子刚抽出来一小截,嫩白嫩白的,谷壳还紧贴着,一粒挨一粒,像一排小小乳牙,刚冒出头来,稚气地挤在牙床上。

周载明把穗子轻轻地托在手掌上,他的指头关节比常人大一圈,托穗子的时候,却很是小心,稻穗,是他心里的小宝宝。

“我们这里的稻穗,成熟要等到十月初。”周载明说,比山下平坝要晚一个多月。稻子们慢慢长,灌浆才灌得透。

周载明把手伸进稻田里,他说,这水好,凉、甜,种出来的稻子才不一样。

绕过山坡,又走到一片田,地势稍显开阔,在风中,稻子们顺势涌动,成了一片绿绸。

在周载明的院子里吃午餐,我吃了整整3大碗白米饭。这纯正的米香,撩动味蕾,欲罢不能。

周载明常常对我说,他要种出好米来。我问他,那到底啥是好米?

这可问到了周载明的心坎儿上,他跟我娓娓道来一粒好米的旅程:“第一,水要好。我这田,是石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活水,水里有矿物质,有草木根子滤过的味道;第二,时间要给足。从育苗到收割,160多天,灌浆灌足,每一粒都是实心的;第三,肥要对路。我用的是农家肥,鸡粪、猪粪烂熟了再下田,稻子吃的是地力,地力养出来的米,吃着香;第四,要收得讲究。我雇村里农人,一把一把用镰刀割,扎成把子在田里再晾晒三天,等秆子上的水分收一收再打,打下来的谷子用竹匾晒,不摊水泥地上,水泥地烫,晒出来的米发干,没有润劲。”

听着周载明这番对好米的解释,我起身,对他说:“载明,你是一个好种田人,向你致敬!”我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。

(作者单位: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